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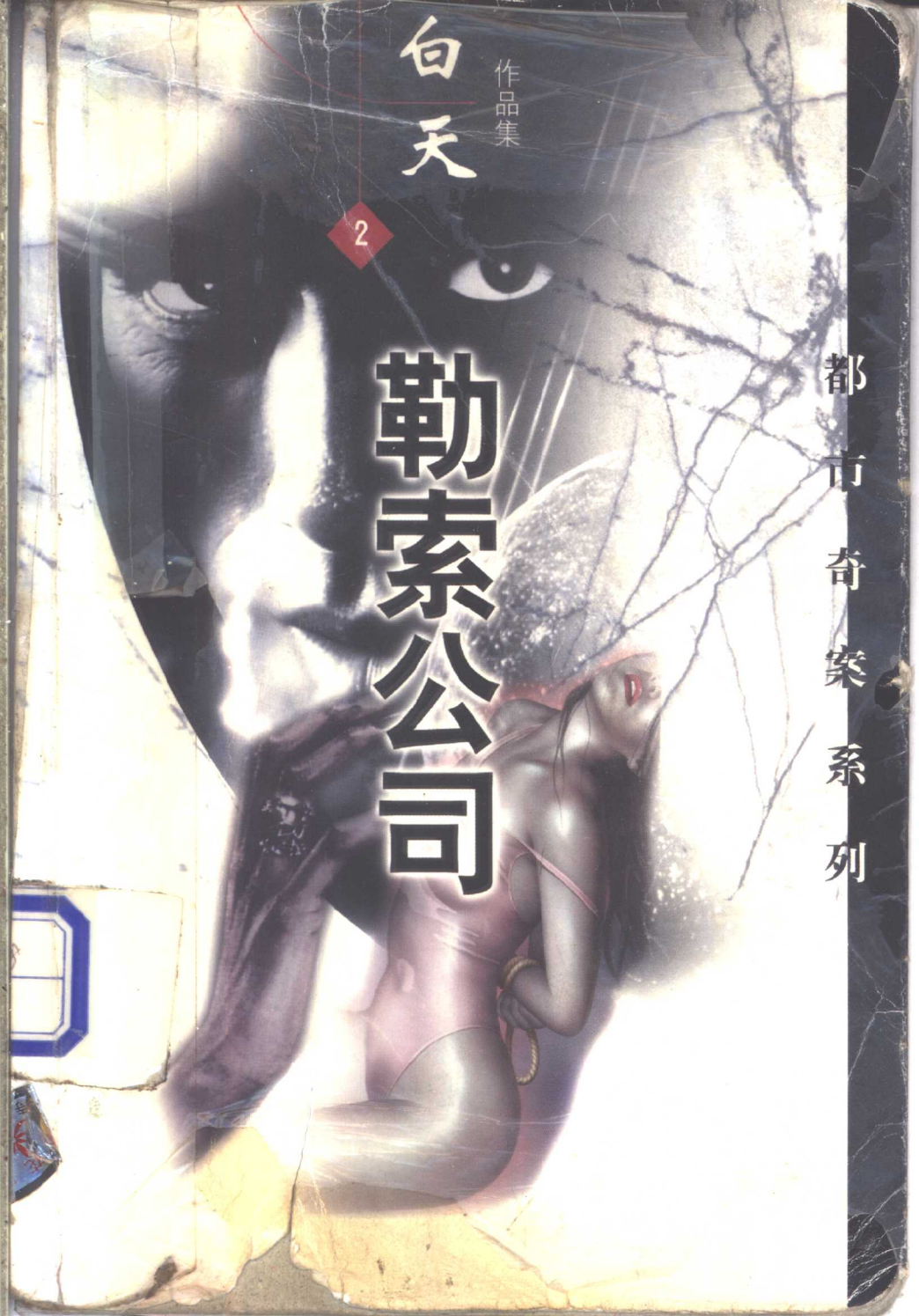
白天

作品集

2

勒索公司

都市奇案系列



●都市奇案系列●

勒索公司

白 天

作品集②

团 结 出 版 社
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奇案/白天著,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 2000. 1(白天作品集)
ISBN 7-80130-365-2

I. 都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56543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8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毫米

印张:130(10册)

字数:3200千字(10册)

印数:10000册

版次:2000年1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年1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65-2/I·19

定价:21.00元(平)(10册)210.00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第一部分

大亨情仇

轰动港九的金色响尾蛇事件余波未断，港都夫人的侄女，赫尔逊伯爵夫人的公子被绑架了。绑票的歹徒不向事主勒索，反而向香港警方提出滑稽的条件：让香港警方阻止在金色响尾蛇事件中名声大噪的方天仇离境，否则就要撕票……

作者小传

白天本名周正刚，出道甚早，19岁即担任影剧记者。除写评论外，以“寒梅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后创作侦探小说，以其流畅笔触、故事紧凑、奇妙之情节安排，造成极大轰动。尤以第一部《金色响尾蛇》问世，顿成洛阳纸贵。白天小说成为现代华文社会中“高可读性侦探小说”的代名词。

白天后忙于剧本创作。他从事创作达40年，完成侦探小说百余部，武侠小说百余部，可谓丰产作家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大亨情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 挑战····· (1) | 5 反挫····· (84) |
| 2 闯关····· (15) | 6 银星····· (112) |
| 3 线索····· (30) | 7 中伏····· (139) |
| 4 斗法····· (43) | 8 谈判····· (155) |

第二部分

偷天换日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 火拼····· (185) | 5 歧途····· (276) |
| 2 女祸····· (202) | 6 摊牌····· (296) |
| 3 发飚····· (228) | 7 红粉····· (324) |
| 4 疑云····· (254) | 8 情缠····· (352) |

1 挑 战

轰动港九的“金色响尾蛇”风波平息，方天仇的声名大噪，黑社会里各方面都有意把他罗致。但他却归意甚坚，甚至于不顾林广泰父女的殷切挽留，毅然决定返回菲律宾去，从事他一直向往的田园生活——开辟农场。

临走的前夕，林广泰特地在家里盛宴为他饯别，邀了几位磕头弟兄作陪，聊表对他这次劳苦功高的谢忱。

席间，大家都有些相聚匆匆，不胜依依惜别的感。尤其是伤势尚未痊愈的林玛丽，她在被从歹徒手里救出后，与方天仇朝夕相处数日，已然对他芳心暗属了。

可是，偏偏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方天仇已决定弃她而去，怎不使她惆怅欲绝！

酒酣耳热之际，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这位客人的到来，使在座的无不感到意外，因为来的不是别人，竟是闻名香港的华籍大探长孙奇。

“金色响尾蛇”事件虽然已成过去，但在座的都是参于其事的，而且他们是黑社会里的人物，与警界势不两立。这时候孙奇突然来到林公馆，无论是公事或私事，均不免有点煞风景，破坏了他们欢乐的气氛。

林广泰身为主人，虽然平时他也只不过是与这位探长虚与委蛇，谈不上什么深厚交情。不过在礼貌上，他不得不起身相迎，

勉强笑着跟他招呼：

“什么风把我们的大探长吹了来？欢迎欢迎，残菜剩酒，实在不成敬意，兄弟敬探长一杯……”

孙奇微微点头跟在座的人打个招呼，即说：

“谢谢，我这不速之客，只要跟林董事长说几句话就走。”

林广泰心里打了个问号，但他丝毫不动声色，笑笑说：

“孙探长是要跟兄弟单独谈？”

孙奇神情肃然地说：

“最好请方天仇老弟也参加，因为这件事与他也有点关系。”

在座的均是一怔，似乎预感到这是“金色响尾蛇”的余波，可能是警方要找方天仇的麻烦了。

但方天仇却是处之泰然，笑着站了起来。

他走到孙奇面前，伸出了手说：

“请探长多多指教。”

“哪里……”孙奇跟他紧握了一阵手。

于是，林广泰怀着诧异的心情，把他们领进书房里。关上
门，待他们坐定后，便急不可待地问：

“孙探长拨冗光临，是为了……”

“一件勒索案！”孙奇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来意。

“哦？为了一件勒索案？”林广泰不禁一怔，心里实在想不出，孙奇为了一件勒索案，居然会找上他的门来。

方天仇听说事情与他有关，也急着问：

“探长是否能说得详细些？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”孙奇神色凝重地说：“最近港督夫人的侄女，赫尔逊伯爵夫人，带着她十岁的儿子来香港游历，准备再过几天就回伦敦去，可是……偏偏今天下午出了事！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林广泰惊问。

孙奇垂头丧气说：

“赫尔逊伯爵夫人的公子被人绑走了！”

方天仇和林广泰不禁互望了一眼，似乎彼此都有同感，觉得这位探长为了一件勒索案，居然跑上门来找他们，那真是和尚上衙门化缘——没找对地方。

接着听孙奇说：

“我在警界混了这些年，从来还没遇上过这种怪事，绑票的歹徒不向事主勒索，反而以此向警方人员提出条件！”

“哦？”林广泰茫然问：“你是说那些歹徒，绑票不是为了勒索金钱？”

“嗯！”孙奇忿声说：“他们居然向我提出了条件！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方天仇诧然问。

孙奇苦笑，才说：

“这个条件说来很滑稽，他们要我阻止方老弟明天离境，否则就要撕票！”

“有这种事？”林广泰怔住了。

孙奇只点了点头，表示他说的是事实。

方天仇却是哂然一笑，耸耸肩说：

“照这么说来，这些人是在存心留住我了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孙奇说：“方老弟已经办妥离境手续，香港政府绝没理由限制你明天搭乘飞机离去。显而易见的，这些歹徒是要对付方老弟，而又不能把你留住，才出此下策……”

方天仇仍然若无其事地笑着说：

“我明白了，那位什么伯爵夫人的来头很大，她的儿子被人绑了票，港督一定会大为震怒，责令你们限期破案。而我明天一早就离港，万一那些人真来个撕票，对孙探长的前途必然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孙奇已是面红耳赤，窘然说：

“我倒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那么孙探长的意思呢？”林广泰故意问。

孙奇生涩地笑了笑说：

“实在是时间太迫切，根本不容我们着手侦破，所以我今晚冒昧前来，有个不情之请，是否能请方老弟的行程暂缓一两天，让我们在时间上能缓过口气来。”

“我想方老弟会答应的。”林广泰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不过，这样一来，那些歹徒必然认为孙探长是接受了他们的威胁，以后岂不更无法无天了？”

孙奇顿时满脸通红，窘困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方天仇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毅然表示：

“孙探长，你不必为难，本来我已经决定明天一早就走的。不过，这些人既然诚心挽留，倒是盛情难却，这样我只好暂时留下来，看看他们准备对我采取什么行动！”

孙奇大喜过望，喜形于色地说：

“方老弟肯帮这个大忙，那太好了，我一定尽全力去对付这班家伙，绝不会耽搁老弟的行程太久。”

林广泰虽然也希望方天仇能在香港多留些时日，但为了这个缘故留下来，却反而使他感到不安。

因为，很显然的，这件绑票案的真正意图，是在对付方天仇，他如果明天不走，那么必然会遭到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
所以他不得不提醒方天仇一句：

“方老弟，你要仔细考虑考虑！”

“林大哥放心！”

方天仇晒然一笑，表示毫不在乎，把手伸向孙奇说：

“孙探长，我们就这么决定好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把飞机票退掉，等探长通知我可以走时，我再走吧。”

“那真太谢谢方老弟了。”孙奇欣然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如果那班家伙真的想对付方老弟，我孙某人绝对对老弟的安全负全责！”

“那倒不用。”方天仇笑笑说：“如果探长派了人成天保护我，

反而使我失去了自由，哈哈……”在他的豪笑声中，孙奇怀着兴奋的心情告辞而去。

林广泰和方天仇把他送出了客厅，两个人回到席间，还没坐下，庄德成已急不可待地问：“这家伙鬼鬼祟祟地来干嘛？”

林广泰坐了下来，忿然冷笑一声，便把孙奇的来意告诉了在座的弟兄。

这番话听得大家都怔住了。

廖逸之忽然文约约地说：

“妙哉！这班家伙居然要挟起我们的孙大探长来了，真是在老虎嘴上拔胡子……”

费云忿然说：

“要是我呀，明天就是可以不走也非走不可，让孙奇去倒个小帽！”

庄德成这老粗也不甘后人，发表了他的意见：

“老五说得对，明天不走也得走，反正绑的肉票跟我们风马牛不相干，管他个……”

下面的一个脏字刚要脱口而出，被身旁的廖逸之用臂肘一撞，才使他想到有林玛丽在座，赶快把那个字吞了回去，一时窘得他面红耳赤。

方天仇把手一拱，笑着说：

“多蒙各位的关怀，不过我已经答应了孙探长，暂缓几天再走。”

“方老弟。”宋公治深谋远虑地说：“我认为这并不是你走与不走的问题，而是你应该想到，如果你决定暂时不走了，可能会发生什么后果呢！”

“我就是想到可能发生的后果，所以才决定留下来！”方天仇说：“那些人用这种手段把我留下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准备对付我，如果我一走了之，被人讥笑我胆怯倒是无所谓，反连累一个无辜

的小孩受害，实在于心不忍。同时，我也想看看，那些人究竟拿什么手段来对付我哩！”

林广泰不由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他的这种观点。

这时候廖逸之又有了高见，他干咳了一声，似乎要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依我看来嘛，这档子事呀，八成是那些漏网之鱼干的！”

“你是说洪大麻子？”庄德成问。

“嗯！”廖逸之点点头说：“这家伙那天被他漏了网，我就知道他阴魂不散，一定会再找机会兴风作浪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卷土重来。”

“不见得是他吧。”庄德成提出了异议：“他带来的人几乎是全军覆没，我看他在元气未复之前，恐怕不会有这个狗胆吧！”

“难道他不能就地取材，在港九招兵买马？”廖逸之来了个反驳。

庄德成把头直摇，仍然坚持说：

“不可能这么快……”

宋公治看他们两个在抬杠，便说：

“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不过以我的看法，跟老六的看法略有出入。我认为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假定真是洪大麻子干的，那么在这短短的几天之中，他是绝对无法重整旗鼓的，唯一的可能是他找到了有势力的靠山！”

不错，在过去港九有着几股较大的势力，香港方面是唯林广泰马首是瞻，九龙码头是高振天的天下，郑二爷则在九龙城里根深蒂固。

其次就是独眼龙曹金盛，飞刀帮的胡豹，黑骑士，码头黄牛，活动在海上的私枭……

但这次“金色响尾蛇”事件，几乎把所有的几股大势力全卷入了漩涡。尤其最惨的是飞刀帮和独眼龙的人，胡豹一死，飞刀

帮已是群龙无首，只有化整为零，各谋自己的生路。

曹金盛的腿伤未愈，尚躺在医院里，就是有意重整旗鼓，也是欲振乏力的了。

根据目前的情势，洪堃除了这两方面的人可以拉拢之外，别人都对他敬鬼神而远之，谁还会引狼入室？何况他已经是个丧家之犬，除非回他的澳门去，似乎不可能在香港再有什么作为了。

宋公治是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，才表示了他个人的意见。

不过，洪堃可能找到的靠山是谁，他却无法说出。

在座的连方天仇在内，都很佩服这位大律师的老谋深算，认为他的判断不无道理。

因此，大家在默默地想着，谁会支持洪堃呢？

由于大家都在朝这方面想，似乎已经认定了，绑票赫尔逊夫人儿子的，就是洪堃干的了！当他们在纷纷表示意见的时候，林广泰始终一言不发，他只是在默默地想着，这时忽然振声说：“你们的看法都很对，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，洪堃这家伙的野心极大，而且非常自命不凡。在我看来，他是不可能屈居在任何人之下的，所以说，这档子事说不定是他独自干的！”

这番话又把宋公治的看法推翻了，他不禁问：

“老大认为他还有这个能力？”

林广泰点点头说：

“我是很客观地判断，在这次‘金色响尾蛇’事件中，可说是方老弟独力粉碎了‘同心会’的阴谋，洪堃必然对方老弟恨之人骨。可是他带来的人已几乎全军覆没，而方老弟明天就要离开香港，他要回澳门去重整旗鼓已来不及。人一走，他就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所以才狗急跳墙，用这种手段把方老弟留住了。

他这番独到的见解，不禁使在座的大为佩服。

宋公治也不再坚持己见，笑着说：

“老大的看法果然比我们高明，现在我们只要能查出洪大麻

子的下落，一定可以水落石出！”不甘寂寞的廖逸之，突然又冒出了一句：

“如果洪堃敢做，我相信金玲玲也值得怀疑！”

“不会吧。”宋公治说：“据我知道，她现在正住在孙探长的公馆里……”

这时方天仇忽然站了起来，郑重说：

“各位对我这样关心，使我非常感激。不过，各位已经退出这个圈子，今后将要在事业上大展宏图，我绝不愿意各位为了我方某人的事，再卷入是非的漩涡。各位的盛情我只有心领了，至于如何对付这班人，我相信……”

“方老弟……”

林广泰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庄德成已抢着说：

“方兄，你这么说就不拿我们兄弟当朋友了。这次方兄是为了我们的事，才跟洪大麻子那帮人结下梁子，他要对付你，而我们却置身事外，在道义上似乎说不过去吧？”

林广泰也说：

“老四说的很对，方老弟的事，就是我们的事，在道义上，我们应该站在同一阵线，无论是谁想对方老弟不利，我们必须全力以赴，采取一致行动！”

“对！全力以赴！”

“一致行动！”

在座的一致赞成，表示义不容辞。

方天仇在盛情难却之下，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，不过他提出一个要求，就是在事态没有完全明朗之前，由他个人去应付，万一有必要，再请他们出力支援。

于是，他们又继续开怀畅饮起来……

但，这已不是饯别！

对于方天仇的暂时留下，最感觉兴奋的莫过于林玛丽，至少

他们又可以多几日相聚了。

散席后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，大家都有了几分醉意。

林玛丽忽然提议出去跳舞，但林广泰却为了顾及方天仇的安全，向她女儿阻止说：“你的伤还没完全好，留在家里聊聊多好……”

林玛丽大为扫兴，一赌气，嘟着小嘴就往楼上去。

方天仇忙笑着说：

“我也正想出去走动走动，林小姐，我陪你去好吗？”

不料她故意赌气说：

“爹地不让我出去，我干脆去睡觉好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回学校！”

林广泰看女儿有些不知天高地厚，在危机四伏的时候，还要方天仇陪她去玩，不禁生气说：

“玛丽你……”

庄德成怕他们父女闹得不愉快，立即出了个主意，提议说：

“这么嘛，就让他们上我那里去玩。老大，这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林广泰只好同意了，关照她说：

“别玩得太晚，方先生明天可能还有很多事情。”

林玛丽这才转嗔为喜，应了声：

“我知道。”便兴冲冲地奔上楼去打扮了。

林广泰等女儿上了楼，即向方天仇说：

“方老弟，我看这孩子对你……”

正说到这里，忽然电话铃响了。

廖逸之正好坐在电话机旁，他顺手抓起电话一听，竟是找林广泰的。

林广泰过去接过话筒，就听对方冷冷地说：

“林老大，如果你不想自找麻烦，最好不要把姓方的小子留

在家里，再见！”

林广泰连一句话还没说上，对方的电话已经挂断了。

很显然的，这个电话是向他提出警告，不得把方天仇留在家里住！

廖逸之看他的神情有异，不禁诧然问：

“老大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林广泰既然不愿说出来，谁也不便追问，不过由他的神情上可以猜出，这个电话一定非常严重。

刚好林玛丽走下楼来，她已打扮齐当，换上一身新款式的洋装。由于她丽质天生，不须要过分的化妆，反而显得格外的清秀，充分显露出少女的青春气质。

庄德成急于赶回夜总会去招呼，当即说：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林广泰本来就不想让他们今晚出去，尤其刚才的神秘电话，使他更担上几份心事，唯恐方天仇会遭到意外。

但这时候他如果要阻止，非但他女儿会感到扫兴，一赌气回学校去了。对方天仇也不太好，那样好像是担心他连保障自己的安全都没有能力了。

为了这两种顾忌，林广泰只好不加反对，但嘱咐女儿不要玩得太晚，早些回来。且交了一具行动电话给方天仇，以便随时联系。

于是，方天仇、林玛丽、庄德成三人离了林公馆，乘车直趋银星夜总会而去。

自从林广泰把产业分赠几位把兄弟后，银星夜总会已经属于庄德成，他为了不负老大所望，决心集中全副精神，大展宏图，使它成为香港第一流的夜总会。

庄德成亲自替方天仇和林玛丽安排了座位，便歉然说：

“方兄陪玛丽小姐玩一会儿，兄弟要去招呼一下，回头再来陪二位。”

“庄经理请便。”

庄德成离去后，刚好今晚的第一场表演开始。

一阵急骤的鼓声后，穿着闪闪发亮上装的乐队领班走向了麦克风前，宣布说：

“各位来宾，谢谢你们的光临，今晚我们开始第一场的表演节目，特地请到了青春貌美，舞艺超群的露娜小姐为各位表演……露娜小姐，请！”

掌声中，全场的灯光齐暗，在一支聚光灯的照射下，露娜出场了。

她被蓝天戏院的周强解聘后，已由庄德成以重金聘来银星夜总会常驻表演。廖逸之还特地为她拉了些报界的关系，在报端大捧特捧，所以头一天就吸引了大批观众。

今晚露娜表演了个最拿手的埃及肚皮舞，也就是那晚在郑二爷公馆里，表演给方天仇看过的。

表演正进入高潮，庄德成忽然去而复返，走到了方天仇的身旁，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：

“金玲玲也来了！”

“她在这里？”方天仇颇觉诧异。

庄德成点点头说：

“我还没看见她，是刚才这里的仆欧领班告诉我的，陪她一起来的是蔡约翰！”

方天仇怔了怔，不解地说：

“他们到这里来干嘛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庄德成说：“如果她不是故意向我们示威，就准是另有目的！”

方天仇点点头，认为这个看法不错。